

佛教歷代高僧

名著精選
附略傳記

(一)

目 錄

杜 順	1
一、華嚴五教止觀	2
〔附〕 杜順傳	13
續法：初祖杜順和尚傳	15
智 儼	18
一、華嚴一乘十玄門	19
二、華嚴五十要問答	30
〔附〕 法藏：智儼傳	72
續法：二祖智儼和尚傳	73
法 藏	76
一、華嚴經旨歸	78
二、修華嚴奧旨安盡還源觀	97
三、華嚴經義海百門	107
四、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131
五、華嚴金師子章	200
〔附：大乘起信論別記(選)〕	203
六、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	204
七、流轉章	217
八、法界緣起章	222
九、十世章	224
十、玄義章	227

十一、華嚴三昧章	236
十二、華嚴經探玄記(選卷一)	244
十三、大乘起信論義記(選卷一)	286
十四、華嚴策林	299
〔附〕 法藏傳	303
續法：三祖賢首國師傳	304
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 大德法藏和尚傳	309
澄 觀	322
一、華嚴法界玄鏡	323
二、大華嚴經略策	350
三、答順宗心要法門(附宗密注)	373
四、三聖圓融觀門	375
〔附〕 澄觀傳	378
續法：四祖清涼國師傳	380
宗 密	385
一、華嚴原人論	386
二、注華嚴法界觀門	394
三、禪源諸詮集都序(亦名禪那理行諸詮集)	422
〔附：裴休：禪源諸詮集都序敍〕	457
四、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459
〔附〕 宗密傳	472
續法：五祖圭峰大師傳	475

杜 順

【簡介】 杜順，道號法順，因俗姓杜，故史稱杜順和尚，生於公元五五七年（陳武帝永定元年），死於公元六四〇年（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雍州萬年（在今陝西西安）人。他十八歲出家，師事因聖寺僧珍。起初只是一般禪僧，其傳記中有許多符會的神異傳說。後來，他依據華嚴經宣傳佛教教義，相傳著有華嚴五教止觀和華嚴法界觀門等文，為以後華嚴宗所注重，因而被追推為華嚴宗初祖。

其實，這兩部著作究竟是否為杜順所作，是一個疑問。但在這兩部著作中，包含了華嚴宗最初的判教說和法界圓融的思想。如在華嚴五教止觀中，作者依據佛教各種經論中不同的教義，把止觀（定慧）分為五類：一、法有我無門（小乘教），二、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三、事理圓融門（大乘終教），四、語觀雙絕門（大乘頓教），五、華嚴三昧門（大乘圓教）。這一分類，經過智儼和法藏的發揮、修正，形成了華嚴宗獨特的、區別於當時其他各宗派的判教說。又如，在華嚴法界觀門中，作者把華嚴經的主要思想概括為：一、真空觀，二、理事無礙觀，三、周徧含容觀。以後經過智儼和法藏的補充、發展，成為華嚴宗的重要思想之一，即關於“四法界”的理論。

本書全錄了杜順的華嚴五教止觀一文，至於華嚴法界觀門一文，因在澄觀的華嚴法界玄鏡和宗密的注華嚴法界觀門中均有全文，所以不再單錄了。

一、華嚴五教止觀

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法門有五：

- | | |
|----------------------------|----------------------------|
| 一法有我無門 <small>小乘教</small> | 二生即無生門 <small>大乘始教</small> |
| 三事理圓融門 <small>大乘終教</small> | 四語觀雙絕門 <small>大乘頓教</small> |
| 五華嚴三昧門 <small>一乘圓教</small> | |

第一法有我無門

夫對病而裁方，病盡而方息；治執而施藥，執遣而藥已。為病既多，與藥非一，隨機進修，異所以方便不同。今偏就五停心中，為衆生著我者，說界分別觀。

衆生從無始已來，執身為一計我、我所，然計我有二種：一、即身執我，二、離身執我。言離身執我者，謂外道計身內別有神我者是也。廣如經論中破，於此不更繁文。言即身執我者，如來慈悲為破此病故，都開四藥以治四病。其中別門，各有藥病，具如後釋。

言四病者：一、執身為一我，二、執四大，三、執五陰，四、執十二人。言四藥者：一、色心兩法，二、四大五陰，三、十二人，四、十八界是也。

次釋，若衆生執身為一我而成病者，即說色心二法為藥，亦云此中乃有色心二法，云何為一我耶？衆生聞此，遂即轉執色心為實成病，即為開一色為四色，即四大是也，開一心為四心，即五陰中四陰是也。此乃是四色、四心，云何但執一色、一心為一我耶？衆生又即轉執四色、四心成病，佛即為合四大為一色，即五陰中色陰是也，合四心為一心，即十二人中意入是也。衆生聞此，又更轉執成病，佛

卽爲分一色爲十一色。言十一者，卽十二入中內五根外六塵成十一色也。開一心爲七心，卽十八界中六識並意識是也。此乃是十八界，云何直執一色、一心爲有我耶？衆生聞此，遂悟得入空也。

然十八界中，各有三種，謂內界、外界、中界。又就三種中，各分爲二：一者病三，二者藥三。言病三者，一、內執六根總相爲我者是也，二、外執六塵總想爲我所者是也，三、總計中間六識總相爲我見者是也，謂我見、我聞、我覺、我知者是也。次言藥三者，一、分內六根爲六界，謂眼界等是也，治前計我之病也；二、分外六塵爲六界，謂色界等是也，治前計我所之病；三、分中間我見聞等爲六識，謂眼識界、耳識界等者是也，治前我見聞等病。是已上三處合明帶數，標稱分齊差別，彼此不同，總舉題綱，名爲十八界法也。所言界者，別也；十八者，數也。

故言十八界，卽於前一一法上各有六重：一者名，二者事，三者體，四者相，五者用，六者因。所言名者，眼根口中是說言者是也。所言事者，名下所詮一念，相應如幻者是也。所言體者，八微事也。言八微者，堅、溼、煖、動、色、香、味、觸者是也。所言相者，眼如香蕊華，亦云如蒲桃埵是也。所言用者，發生眼識者是也。又有四義：一、眼識作眼根者是也；二、發生眼識；三、眼識屬眼根；四、眼識助眼根者是也。所言因者，賴耶識根種子者是也。耳根如斜跋窠相，鼻根如覆爪甲相，舌根如偃月刀相，身根如立地蛇相，意根據小乘，如芙蓉相，若據大乘，以四惑俱生爲相。四惑者，我貪、我慢、我癡、我見也。意根體者，阿賴耶識是也。事者，名下所詮與意識內緣一念相應執我者是也。除意根體事，餘根準眼根思之可知。

第二外六塵者，一一是有六種。一者名，口中言說，色塵者是也。二者事，名下所詮一念，與眼識相應者是也。三者體，八微者是也。四者相，青黃赤白者是也。五者用，引生眼識者是也。六者

因，阿賴耶識中色種子者是也。聲塵以大小長短音聲爲相，香塵以香臭等爲相，味塵以酸鹹甘辛苦爲相，觸塵(以)冷暖澁滑、硬軟輕重等爲相也，法塵以方圓長短形量等爲相。其法塵以無明爲體，除法塵外，餘五塵準色塵思之。

中間六識者，一名，口中言說眼識者是也。二事者，名詮不及，妙得不亡者是也。三體者，用如來藏爲體。四相者，清淨圓滿爲相也。五用者，得境了知爲用也。六因者，以阿賴識中眼識種子者是也。然意識中事者，名下所詮與正理不相應者是也，以一切往礙爲相。除意識事相外，餘五識準眼識思之。

其名事等一界既六，總計十八界都一百八界也。有經用此爲一百八煩惱，所治之病既爾，能治之藥亦然，俱根、塵、識等，並以藏識爲體。故楞伽經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恒起諸識，浪騰躍而轉生。”據此經文，是爲可證。若行者觀此十八界，斷前等煩惱，得離我、我所，此卽解能觀之心，是智所觀之境無人，名得人無我智也。人我雖去，法執猶存。法執者，謂色心也。問：此中法執色心，與前破一我色心何別耶？答：前則一身爲有人，故舉色心以破見，乃至如是展轉，開一身爲十一色，開一心爲七心等。至此，始知從衆緣和合生，故人見始亡。鑒理未明，猶執衆緣以爲實有，有斯異也。此略出說小乘破我執。明界分別觀竟。

第二生卽無生門

生卽無生門者，就此門中先簡名相，後入無生門。

今初簡名相者，且就世間隨取一物，徵卽得。今且就一枕上徵。問：不違世間，喚作何物？答：是枕。問：復是何？答：是名。又問：此是何枕？答：是木枕。又問：木枕復是何？答：不是名。又問：既不是名，喚作何物？答：是句。又問：枕喚作何物？答：不是句。又

問：既不是句，喚作何物？答：是名。又問：名將作何用？答：名將呼事。又問：索將來？答：枕到來也，即指到來者，是何止不須語？此是默答。更問：定是何物？答：不是枕。又問：既不是枕，枕向何處去？答：是名。又問：名在何處？答：口中言說者是。又問：此既不是枕，喚作何物？答：離言。又問：何以得知離言？答：由眼見故，假言詮。又問：若假言詮，喚作言何物？答：是事。又問：事有多種，或是相事，或是色事，或是理事？答：此是相事。又問：相亦有多種，或邪或方圓等相？答：此是方相。又問：方相有多種，言多種者，名同事別。答：此是枕名下方相。又問：名相事，八識之中是何心攝？答：眼識門中，第六意識心中名相事。又問：從何處得此名相事，忽然於意識心中現耶？答：從種子來。問：何以得知？答：此枕名相不得作席名相，故得知從種子來也。問：種子從何處得？答：從邪師邊得。又問：當得之時云何得？答：由於見聞熏成種子故。又問：此名相事，既在意識心中，即合心內看，何故心外向前看？答：向前看時，此名相全在心裏。又問：何以得知？答：眼識但見色，名相事在意識心內。又問：我迷人，唯見名相，汝智者，既見色者相貌，云何何者是色，却問迷人？汝見名相相貌，云何迷人？答曰：四稜六面者是智人。問曰：向稜處看，當見稜耶？見色耶？迷人審諦觀察。答云：唯見色，不見稜，餘稜面上亦同此問答。迷人問曰：既全是色者，名相何在？智人答曰：名相在汝心中。迷人不伏。智人問曰：有何所以不伏？迷人答曰：如我現見佛授記寺門樓；名相是我心中向前看者，名相亦遂在我心中。何故一人取得，一人取不得？智人却問曰：汝取名相來。迷人答：言已取得訖。智人問曰：取得何物？迷人答曰：取得名相。又問：名相軟耶，硬耶？答云：硬。智人云：放著硬但，取名相，莫取硬來。迷人答：硬及名相俱得。又問：便可見耶？答：不可見。更問：見何物？答：但見名相。迷人却問：既取名相得，唯取得

名相何在？智人答云：名相在迷人心裏。迷人不伏名相在中心。智人問曰：何以不伏？迷人答：既種種名相俱在我心中，何故不齊得硬？答：得硬。若得硬者，是現名相，不得硬者，以是過去名。又難曰：意識不得現量境，云何得有過去現量境耶？答：二種名俱在過去，於中有獨行不獨行差別故。又問曰：既二種名相皆是妄識，經云何有獨影像，有帶質影像？答：言帶質者，亦是獨影心緣，方相是比量境故，不是現量境故。今說別以共，眼識不共，故說別也。又問：分別何故不同？答曰：分別有顯了、有憶持二種不同，是故有託質影，有不託質影，分別不同故也。迷人又問曰：我唯見二種名相，汝智者見何法？答曰：智人唯見色法，不見名相。此簡名竟。

次，入無生門者。夫智人觀色法者，且如色法，眼識得時實無分別，不是不得而無分別，此即是法，眼識親證如色無異。及其意識不了，妄計我，生假分別，倒見沈淪於一事中，真妄齊致。何者意識分別不如法也？言真妄者，眼識得，故名真，意識緣，故為妄。真妄懸差不等，是故證法無人。何以故？法無分別故。經云：“法無分別，若行分別，是即分別，非求法也。”色法既爾，心法亦然，準以思之，如色無異。故經云：“五識所得境，當體如來藏”等。是則入初門之方便，契自位之妙門，略說大意如斯，廣釋如經論中說。

又，諸法皆空，相無不盡，於中復為二觀：一者無生觀，二者無相觀。言無生觀者，法無自性，相由故生，生非實有，是則為空，空無毫末，故曰無生。經云：“因緣故有，無性故空。”解云：“無性即因緣，因緣即無性。”又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又經云：“若一切法不空者，則無道無果”等。第二無相觀者，相即無相也。何以故？法離相故。經云：“法離於相，無所緣故。”又經云：“一切法皆空，無有毫末，相空無有分別，由如虛空。”又門論云：“無性法亦無，一切皆空故。”觀如是法，離情執故，故名為觀。問：一切法皆空，

云何成觀耶？答：只以一切法皆空故，是故得成觀也，若不空者，卽是顛倒，何成觀也？問：作如是觀者，治何等病耶？答：治上執法之病。何者？法實非有，妄見爲有。由妄見故，卽謂真如，涅槃可得，生死有爲可捨。爲斯見故，是故成病。今知法空，如法無謬，故成於觀。故經云：“如如與法界菩提，及實際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等。又經云：“以無分別空，故云觀也。”諸法皆空，相無不盡，略申綱紀。準以思之，前門則得人無我智，此始教菩薩則得人法二空，亦名法無我智也。

第三事理圓融觀

夫事理兩門圓融一際者，復有二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心真如門者是理，心生滅門者是事，卽謂空有無二，自在圓融，隱顯不同，竟無障礙。言無二者，緣起之法，似有卽空，空卽不空，復還成有；有空無二，一際圓融，二見斯亡，空有無礙。何以故？真妄交映，全該徹故。何者？空是不礙有之空，卽空而常有；有是不礙空之有，卽有而常空。故有卽不有，離有邊有；空卽不空，離無邊空。空有圓融，一無二故；空有不相礙，互形奪故。雙離兩邊，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又經云：“因緣故法生，因緣故法滅，若能如是解，斯人疾成佛。”又經云：“甚深如來藏，恒與七識，俱二種攝受生，智者則遠離。”又經云：“染而不染，難可了知，不染而染，難可了知。”依是義，故得有止觀雙行，悲智相導。何者？以有卽空而不有，故名止；以空卽有而不空，故名觀。空有全收，不二而二，故亦止亦觀；空有互奪，二而不二，故非止非觀。言悲智相導者，有卽空而不失有，故悲導知而不住空；空卽有而不失空，故智導悲而不滯有。以不住空之大悲，故恒隨有以攝生；以不滯有之大智，故常處空而證滅。滅則不滅之滅，滅而非滅；生則無生

之生，生而非生。生非生，故生相紛然而不有；滅非滅，故空相法然而不空。空相法然而不空，故生死涅槃而不一；生相紛然而不有，故涅槃生死而不殊。何以故？空有圓融，一不一故。亦可分爲四句：以有卽空故，不住生死；以空卽有故，不住涅槃；空有一塊而兩存，故亦住生死、亦住涅槃；以空有相奪兩不存，故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其猶水波爲喻，高下相形是波，溼性平等是水。波無異水之波，卽波以明水；水無異波之水，卽水以成波。波水一而不礙殊，水波殊而不礙一。不礙一，故處水卽住波；不礙殊，故住波而不居水。何以故？水之與波別而不別。故經云：“衆生卽涅槃相，不復更滅；亦得涅槃卽衆生性，不復更生。”又經云：“如來不見生死，不見涅槃，生死涅槃等無差別。”又經云：“於無爲界，現有爲界，而亦不壞無爲之性，於有爲界等亦然。”又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解云：“凡夫行者著有，賢聖行者住無。”今既有無無二而二，二而不二，是故雙離兩失，頓絕百非。見心無寄，故名觀也。

第四語觀雙絕門

夫語觀雙絕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是也。卽於上來空有兩門，離諸言論心行之境，唯有真如及真如智。何以故？圓融相奪，離諸相故，隨所動念，卽皆如故。竟無能所爲彼此，故獨奪顯示染不物。故經云：“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等。又經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經云：“法離一切觀行。”又經云：“若解真實者，無菩提。”問：若云空有圓融，語觀雙絕者，卽離觀行，云何證入耶？答：非是默而不言，但以語卽如，故不異於法，是以無言，觀行亦爾，反上可知。故經云：“有三十二菩薩，各說二而不二，不二而二，名入不二法門。次至維摩，默答寂無言說，名真入不二法門。文殊歎曰：善哉，善哉！默然無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解云：“維摩雖默無

言，即是說法。”何以故？以諸菩薩皆得解故。何者？言說觀行，即是法也。問：空有無二，遂令大士無言，性相鎔融，致使觀心無措者。信如其說，今修學者未審以何方便而證契耶？答：卽於此空有法上，消息取之。何者？以空攝於有，有而非有，有見斯盡；以有攝於空，空而非空，空執都亡。空有卽入，全體交徹，一相無二。兩見不生，交徹無礙而不礙；兩相俱存，互奪圓融而不廢。兩非雙泯，故契圓珠而自在；諸見勿拘，證性海而無罵。蕭然物外，超情離念，迥出擬議，頓塞百非，語觀雙絕，故使妄心冰釋，諸見雲披，唯證相應，豈關言說。是以維摩默答，欲表理出言端；天女盛談，欲彰性非言外。性非言外，言卽無言；理出言端，不說卽說。不說卽說，故絕情慮之思議；言卽無言，故殄解心之圖度。以斯融奪，豈筆說能申？唯證相應，當自知耳。故經云：“如人飲冷水，唯自知也。”此意在言外，勿執言思理。理不出言，莫捐而求理，諦解研竅，復自顯。然委細瑩磨，故應明耳。但須勤加用力，專志勿移，行坐卧中，無令暫廢，久作不已，白皂自分，深可信矣。故經云：“如人渴須水，穿鑿於高原，施功不已，漸見溼土，知水必近。”又經云：“譬如人鑽火未熱而止息，火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又論云：“如人夢渡河水，因勇猛力而得覺也，若也用功間斷，纔作還休，求悟終自難期，望解虛盈歲月。”何者？無始習業，垢重難穿，雖有覺心，隨見隨滅，若不剋勤懇切，無以成於行，心隨日妄以爲懷，徒自疲於筋力。夫是行者，存意思之。

第五華嚴三昧門

但法界緣起，惑者難階，若先不濯垢心，無以登其正覺。故大智論云：“如人鼻下有糞臭，沈麝等香亦爲臭也。”故維摩經云：“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故須先打計執，然後方入圓明。若有直見

色等諸法從緣，即是法界緣起也，不必更須前方便也。如其不得直入此者，宜可從始至終，一一徵問，致令斷惑盡迷，除法絕言，見性生解，方爲得意耳。問曰：云何見色等諸法，卽得入大緣起法界耶？答曰：以色等諸事，本真實亡詮，卽妄心不及也。故經云：“言說別施行，真實離文字。”是故見眼耳等事，卽入法界緣起中也。何者？皆是無實體性也，卽由無體幻相方成，以從緣生，非自性有，故卽由無性得成幻有，是故性相渾融，全收一際。所以見法卽入大緣起法界中也。問：既言空有無二，卽入融通者，如何復云見眼耳等，卽入法界中耶？答：若能見空有如是者，卽妄見心盡，方得順理入法界也。何以故？以緣起法界離見亡情，繁興萬像故。問：既知如是，以何方便令得入耶？答：方便不同，略有三種：

一者，徵令見盡。如指事問云何者是眼，如已前小乘中六種。簡之，若入一切諸法，但名門中收，無有一法非名者。復須責其所以知眼等是名。如是展轉，責其所以，令其亡言絕解。

二者，示法令思。此復有二門：一，剝顛倒心既盡，如指事以色香味觸等，奪其妄計，令知倒惑。所有執取，不順於法，卽是意識無始妄見熏習所成。無始急曳，續生三界，輪環不絕。若能覺知此執，卽是緣起，當處無生。二者，示法斷執。若先不識妄心，示法反成倒惑；若不示法令見，迷心還著於空。所以先剝妄心，後乃示法令見。

三者，顯法離言絕解。就此門中，亦爲二：一、遮情，二、表德。言遮情者。問：緣起是有耶？答：不也。卽空，故緣起之法無性卽空。問：是無耶？答：不也。卽有，故以緣起之法卽由無始得有故也。問：亦有亦無耶？答：不也。空有圓融，一無二故，緣起之法空有一際，無二相故也。如金與莊嚴具思之。問：非有非無耶？答：不也。不礙兩存，故以緣起之法空有互奪，同時成也。問：定是無耶？

答：不也。空有互融兩不存，故緣起之法空奪有盡，唯空而非有，有奪空盡，唯有而非空。相奪同時，兩相雙泯。二，表德者。問：緣起是有耶？答：是也。幻有不無故。問：是無耶？答：是也。無性即空故也。問：亦有亦無耶？答：是也。不礙兩存故。問：非有非無耶？答：是也。互奪雙泯故。

又，以緣起故，是有；以緣起故，是無；以緣起故，是亦有亦無；以緣起故，是非有非無。乃至一不一，亦一亦不一，非一非不一；多不多，亦多亦不多，非多非不多。如是，是多是一，亦是多亦是一，非是一非是多。即不即四句準之。如是，遮表圓融無礙，皆由緣起自在故也。若能如是者，方得見緣起法也。何以故？圓融一際，稱法見故。若不同時，前後見者，是顛倒見，非正見也。何以故？前後別見，不稱法故。

問：如是見已，云何方便入法界耶？答：言入方便者，即於緣起法上，消息取之。何者？即此緣起之法，即空無性，由無性，故幻有方成。然此法者，即全以無性為其法也，是故此法即無性而不礙相存也。若不無性，緣起不成，以自性不生，皆從緣起。故既全收性盡，性即無為，不可分別，隨其大小，性無不圓，一切亦即全性為身。是故全彼為此，即性不礙幻相，所以一具衆多，既彼此全體相收，不礙彼此差別也。是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故經云：“法同法性，入諸法故。”解云：“法者，即舉緣起幻有法也。同性者，緣起即空而不礙此相，故全收彼為此；以彼即空而不礙彼相，故（全收此為彼）。”既此彼全收，相皆不壞，是故此中有彼，彼中有此。非但彼此相收，一切亦復如是。故經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展轉生非，實智者無所畏。”又云：“於一法中解衆多法，衆多法中解了一法。”如是相收，彼此即入，同時頓現，無前無後，隨一圓融，即全收彼此也。

問：法既如是，智復如何？答：智順於法。一際緣成，冥契無簡，頓現不無先後。故經云：“普眼境界清淨身，我今演說人諦聽。”解云：“普眼者，即是法智相應，頓現多法也，即明法唯普眼智所知簡，非餘智境界也。境界者，即法明多法互入，猶如帝網天珠，重重無盡之境界也。清淨身者，即明前諸法同時即入終始，難原緣起集成，見心無寄也。”然帝釋天珠網者，即號因陀羅網也。然此帝網，皆以寶成，以寶明徹，遞相影現，涉入重重，於一珠中同時頓現，隨一即爾，竟無去來也。今且向西南邊取一顆珠驗之，即此一珠能頓現一切珠影，此一珠既爾，餘一一亦然。既一一珠一時頓現一切珠，既爾餘一一亦然。如是重重無有邊際，即此重重無邊際珠影，皆在一珠中炳然顯現，餘皆不妨。此若於一珠中坐著時，即坐著十方重重一切珠也。何以故？一珠中有一切珠，故一切珠中有一珠時，亦即坐著一切珠也，一切反此。準以思之，既於一珠中入一切珠，而竟不出此一珠，於一切珠入一珠，而竟不起此一珠。

問：既言於一珠中入一切珠，而竟不出此一珠者，云何得入一切珠耶？答：只由不出此珠，是故得入一切珠，若出此一珠入一切珠者，即不得入一切珠也。何以故？離此珠內無別珠故。問：若離此珠內無一切珠者，此網即但一珠所成，如何言結多珠成耶？答：只由唯獨一珠，方始結多為網。何以故？由此一珠獨成網故。若去此珠，全無網故。問：若唯獨一珠者，云何言結成網耶？答：結多珠成網者，即唯獨一珠也。何以故？一是總相具多成故。若無一，一切無故。是故此網一珠成也。一切入一，準思可知。問：雖西南邊一珠總收十方一切珠盡，無餘方各各有珠，云何言網唯一珠成耶？答：十方一切珠者，總是西南方一顆珠也。何以故？西南邊一珠即十方一切珠故。若不信西南邊一珠即是十方一切珠者，但以墨點點西南邊一珠者，一珠著時即十方中皆有墨點。既十方一切珠上皆有墨點，

故知十方一切珠卽是一珠也。言十方一切珠不是西南邊一珠者，豈可是人一時遍點十方一切珠耶？縱令徧點十方一切珠者，卽是一珠也，此一爲始。既爾餘爲初亦然。重重無際，點點皆同，杳杳難原，一成咸畢。如斯妙喻，類法思之，法不如然，喻同非喻，一分相似，故以爲言。何者？此珠但得影相攝入，其質各殊，法不如然，全體交徹。故經云“以非喻爲喻”等也。諸有行者，準喻思之。

盧遮那佛過去行	令佛刹海皆清淨
無量無數無邊際	彼一切處自在徧
如來法身不思議	無色無相無倫匹
示現色相爲衆生	十方受化靡不現
一切佛刹微塵中	盧遮那現自在力
弘誓佛海震音聲	調伏一切衆生類

（據日本藏經書院刊印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七函第五冊）

〔附〕 杜 順 傳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未思沿惡。□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

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搨，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

順時躬視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

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

嘗有張河江、張宏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實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觝齧。其道發異，類爲如此也。嘗引衆驪山，夏中棲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

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唵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卽痊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原縣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瘡，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卽痊愈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尋卽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偏敬致。

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卽焚除，巫覡所事，躬爲摒擋。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胸襟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

順言不涉世，令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遠。但服粗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降禮崇敬。儲宮王族，懿戚重臣，戒約是投，無爽歸禁。

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